

臺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同儕支持 服務發展之回顧與現況

賴品妤・尤素芬・潘佩君

壹、前言：自立生活之概念與起源

自立生活運動源於 1970 年代的美國，由障礙者 Edward V. Roberts 發起。不同於過往的醫療模式將「自立」(independence)視為個人生病後能夠行走多遠的距離，或是意外受傷後腿能夠彎曲的程度，障礙者的自立生活運動主張他們比醫療人員及專業人士都還要了解自己想要的生活，Edward V. Roberts 也重新定義了自立的意義：障礙者能夠控制自己的生活 (Shapiro, 1994)。根據王育瑜 (2012a) 的研究，自立生活運動試圖改變社會對於障礙者生活的想像，障礙者有權主導自己的生活、有權過社區生活，社區環境應該調整，障礙者也應得到支持。

聯合國於 2006 年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簡稱 CRPD)，這是 21 世紀的第一個人權公約，聯合國期待藉由此公約促使全球的障

礙者獲得平等對待。同時，先進國家障礙者運動亦提出「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為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之訴求，以確保障礙者如同一般人享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權利，該理念遂成為障礙者倡議的核心 (周月清, 2008a)。上述公約共有 50 條，主要有 20 項訴求、15 種權利，包括身心障礙者的經濟、政治、文化、健康、教育、就業、居住、司法、交通、人身安全、身體完整、隱私、財產權等平等權利，公約中第 19 條更是指明身心障礙者有「自立生活權利、有居住及生活在社區的權利」(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being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因此簽約國必須提供各種社區式支持性服務，支持障礙者在社區自主生活 (周月清, 2017b)。為回應聯合國，我國於 2014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期能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

我國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起源於民

間，最早由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開始提供服務。2005 年 7 月，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症的林君潔小姐赴日研修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中心協會課程，隨後在 2006 年開始推動一連串自立生活活動；2007 年 1 月底，「由障礙者自己組成的團體」(Disabled People Organisation，簡稱 DPO)——「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以下簡稱「新活力」)正式登記立案。2008 年，新活力接受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補助，開始舉辦「個人助理試辦計畫」，開啟我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個人助理」服務之先河。

相較之下，政府部門的動作較為遲緩。立法院直至 2011 年才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將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正式納入法律中。隔年「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頒布，該辦法第 69 條為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的內涵提供了具體規範，如自立生活能力增進及支持、合適住所之協助及提供、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健康支持服務、同儕支持以及社會資源連結及協助等。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服務對象為 18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未接受機構安置或聘僱看護（傭）、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日間照顧費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且具自立生活意願者（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8b）。該服務強調以障礙者為主體，認為障礙者就是自己的專家，且有「自我選擇、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權利。在自立生活中，服務提供者共有三種，包括：社工人員、同儕支持員以及個人助理。

我國目前所辦理的自立生活服務偏向以個人助理服務為主，較難看見同儕支持員在自立生活服務中擔任的角色與功能。自立生活中障礙者才是自己的專家，甚至比醫療人員、專業人員更瞭解自己想要什麼、需求為何，故在自立生活服務中，同儕支持員的角色不可或缺。對於第一線工作者而言，如何凝聚同儕支持員，以推動同儕支持服務也是實務運作上的重要問題。故本文即要針對同儕支持服務之起源、功能與制度架構進行介紹，並對同儕支持服務的現況與問題進行探討。

貳、同儕支持服務之起源、功能與作法

一、起源

在自立生活中「同儕支持」(peer support)、「同儕諮詢」(peer counseling)是極常聽見的語彙，其實同儕服務的概念早已行之有年。「同儕」(peer)一詞最早出現於 1970 年代美國匿名戒酒會 (Alcoholics Anonymous，簡稱 AA) (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2010c)。根據 Sisco(1992) 的研究指出，美國匿名戒酒會、加拿大癱瘓協會 (Canadian Paraplegic Association)、家長團體或美國腦麻協會 (Cerebral Palsy Association) 等組織，皆有運用同儕提供諮詢服務。

同儕支持員 (peer counselor) 係指具有障礙相關經驗、知識以及應對技巧的個人，能夠協助其他障礙者解決他們的障礙相關經驗。同儕諮詢的目標則是要能夠

滿足障礙者個人需求，以便在家中、社區以及就業中充分發揮功能，控制自己的生活 (Sisco, 1992)。同儕諮詢是指一系列的技術，同時也是對於人、困難以及挑戰的態度。同儕諮詢與同儕支持十分容易被混淆，然而兩者並不相同，其差別在於同儕諮詢是一種結構性方法；同儕支持則較為一般，例如非正式協助、由同儕給予一般性資訊或建議 (Kan, 1996)。

同儕諮詢概念起源於 1960 年代中期的美國，由一群障礙者學生發起，當時就讀於柏克萊大學的自立生活先驅們決定定期開會，並且「互贈時間」，即由一人訴說關於求學、輔助問題、受歧視的日常以及感受等等，並由另一人傾聽，短暫休息後，會換由另一人訴說，另一人傾聽。這種分享、支持的形式在當時的美國學生中並不少見，這也是最早的同儕諮詢形式，這也使得同儕諮詢成為美國自立生活運動中充權 (empowerment) 的重要工具 (Kan, 1996)。

1972 年，Edward V. Roberts 在柏克萊成立了全球第一個自立生活中心 (The Center for Independent Living, 簡稱 The CIL)，各種障礙者開始聚集，並進行自我倡議、嘗試不同組織社區的方法，並將技能傳授給其他障礙者，這種學習發展、傳承倡導以及組織技巧的過程成為同儕諮詢的核心，亦是自立生活運動之基石之一。到 1980 年代時，美國所有的自立生活中心都開始提供同儕諮詢服務。(Kan, 1996; Kathy Martinez & Barbara Duncan, 2003)。

從文獻比較可以發現，各國的同儕支

持服務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在美國，同儕諮詢服務是種較為被接受與讚賞，且已經廣為人知的補充性專業支持與治療之形式。在歐洲，同儕諮詢服務的價值逐漸被障礙者所認可。在日本，「同儕心理支持」被使用於障礙者的世界，且同儕支持員與服務使用者之間並不存在上下關係。在臺灣，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生活計畫需由使用者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 (Kan, 1996; 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2010c)。由此可見，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自立生活服務，同儕支持員所提供的諮詢服務已逐漸獲得肯定，也在實務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二、功能與作法

同儕支持的基本前提係認為：只要有機會，人們具有解決自己日常生活問題的能力；同儕支持員之角色並非為障礙者解決問題，而是協助障礙者找出解決方法。因此，同儕支持員會通過傾聽、分享經驗、探索選擇和可能的資源以及提供支持來幫助障礙者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 (舊金山自立生活資源中心, 2001)。已有自立生活經驗的障礙同儕，透過經驗分享可以突破當事人對自己生活的想像，透過示範、一手經驗與資訊提供、陪伴、激勵等方式，可以讓障礙當事人改變對自己與對未來的想法、增加嘗試的勇氣，學習自立生活的方法與技巧，並且看到未來的可能性 (王育瑜, 2013b)。

「同儕」可以是處於相同情況的人，也可以是相同年齡、相同文化或相同背景的人。在自立生活服務中，「同儕」則指

具有相同障礙或共享相似生活經驗者。

「障礙者是障礙的專家」，故由障礙者相互培力彼此的自我決定權以及自我選擇權（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2010c）。同儕支持服務可能是一對一，也可能是團體進行，好的同儕支持員能瞭解對方的處境，透過共同經驗產生同理（張恆豪，周倩如，2014）。

同儕諮詢運用問題解決技巧及積極傾聽支持，藉以協助障礙者同伴。服務立基於以下前提：同儕支持員能夠提供角色榜樣、同儕支持員可以作為尋求幫助的人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連結，以及同儕支持員可以運用其他人都沒有的獨特經驗（Kan，1996；Sisco，1992）。同儕諮詢可以提高障礙者意識，藉由提供鼓勵和支持來達到充權障礙者的目的。除了作為服務個人的工具外，也成為在社會與政策間爭取平等機會的動力，有助於讓障礙者參與社會（Kan，1996）。

從文獻的整理歸納可以得知同儕支持服務具有以下功能（Kan，1996；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2010c；黃伶蕙等，2018）：

（一）增加認同感 (Recognition)

同儕能在開放與信任的氛圍下分享某些生活經驗，而不必擔心不被理解；在同儕間，障礙者能感受到自己在這個團體內獲得接納，不再是孤身一人。另外，同儕亦能從夥伴的角色給予障礙者精神關懷，做為解決問題之後盾。

（二）充權障礙者 (Empowerment)

只要障礙者覺得這是最佳的方法或決定，同儕支持員都會給予支持，受到啟發與鼓舞使得障礙者的自尊與自信得以成長。「我做得好」(I can do that)，取代過往的無助感、信心不足以及自卑感，強化了障礙者自我決定的能力，選擇再也不是夢想。

（三）激勵障礙者 (Inspiration)

同儕支持員為障礙者提供了榜樣，對於障礙者而言，有與障礙者本身經歷相似奮鬥過程的同儕最能激勵人心。此外，當障礙者進入社區生活時，常面臨資源銜接、生活適應等議題，因此同為障礙者且具在社區自立生活經驗的同儕，即能分享經驗並且給予同理支持。

（四）均衡障礙者 (Proportion)

障礙者在負面情緒或情況中可能將問題歸咎於自己，但有時其實是因障礙者處於不利地位，與他們是誰無關，障礙者並不像社會中的其他人擁有同等的機會。意識到「我不是唯一一個」、「我並不孤單」，能夠幫助障礙者看見障礙的不同之處。同儕支持員能告訴障礙者「關於障礙者的事」以及「社會與障礙者打交道的方式」。

透過障礙同儕自立生活經驗的分享，可以突破障礙者對自己生活的想像，讓障礙者改變對自己與對未來的想法，增加嘗試的勇氣，學習自立生活的方法與技巧，並看到未來的可能性。根據 Wang(2013)的研究指出，歸屬感帶來力量與集體行動，有助於突破個人孤單面對環境歧視的

困境（引自王育瑜，2013b，頁 10）。由此可見，同儕支持員能夠藉由相似的經驗或體驗，在障礙者遇到問題時，提供「過來人」的經驗與建議。因此，同儕支持對於障礙者自立生活，扮演重要且無法被非障礙專業人員所替代的角色（王育瑜，2013b）。

同儕支持服務可以運用於許多障礙團體，且該服務對於障礙者而言亦具有正向影響力。在發展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以前，障礙者在日常生活遇到困難時，多會詢問同為障礙者的夥伴，障礙者們透過分享障礙經驗進行文化傳承。「自立生活服務化」使同儕支持服務機制與目標更為明確。同儕支持員除了需要理解自立生活概念外，尚須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耐心傾聽之特質（林君潔，2012）。

綜上所述，同儕支持員與障礙者的互動是雙向、互惠且平等的，同儕支持員與障礙者彼此教學相長的過程，不但豐富了同儕支持員自身的經驗，同時也充權了障礙者（林君潔，2012）。過往障礙者遇到問題時可能遭遇無人可問的窘境，如今透過自立生活支持服務，障礙者可以藉由機構媒合，獲得適宜的同儕支持服務，使障礙者得以擺脫過往的無助與自卑，並且獲得自我認同。

參、我國同儕支持員之相關法規與制度

一、同儕支持員相關法規

檢索我國目前與同儕支持服務有關之法律條文，可以發現其母法皆為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係依據該法第 51 條第 2 項之規定所訂定。與同儕支持服務相關之法律條文共有三個：「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以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以下我們簡要說明現行法規中有關同儕支持員之重要規定：

（一）同儕支持員屬性與服務資格

根據「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之規定，同儕支持員與社會工作人員、照顧服務員以及個人助理等共計 15 類人員，皆被歸類為「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由此可見同儕支持服務之對象主要以身心障礙者為主。

另外，本辦法第 11 條針對同儕支持員之資格訂定標準：非機構照顧服務對象，且具獨立自主生活三年以上之身心障礙者以及領有同儕支持員訓練結業證明書。訓練課程間接說明了同儕支持員具有專業性，能提供專業服務；對於同儕支持員資格之限制則可以看見對於障礙者自立生活之想望，希望能由具有獨立自主生活經驗之同儕支持員，成為其他障礙者步入自立生活參考或請教的對象，使障礙者融入社區並且自主生活。該辦法第 18 條則是規範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 20 小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課程之在職訓練，由此可見同儕支持員並非取得結業證書即可永久服務，透過在職訓練也有益於同儕支持員之服務能力與專業素養，增加服務品質。

（二）同儕支持服務之範圍與內容

事實上，目前同儕支持服務並非僅

使用於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依據「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以及「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之規定，同儕支持服務尚可以使用於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友善服務、日常生活能力培養服務以及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 4 條規定：「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係指到宅關懷支持身心障礙者家庭，提供心理支持及資訊，並結合民間社會福利資源協助解決問題；該辦法第 27 條則指出：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提供單位應結合受過訓練之志願服務人員、同儕支持員或身心障礙者之家屬提供服務，並由專人督導，必要時得由專業人員為之。

依據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2 條之規定，「友善服務」係指到宅關懷身心障礙者，並支持其社會參與；「日常生活能力培養服務」則是依第三章生活重建服務所規範之內容。依照該辦法第 26 條，日常生活能力培養服務包含自我照顧及居家生活能力培養、社區生活參與之促進、定向行動訓練及資訊溝通訓練以及其他與日常活動有關能力培養。第 28 條則指出，日常生活能力培養服務提供單位得視身心障礙者之特性需求，增置兼職或特約同儕支持員提供服務。「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則是指身心障礙者得自我決定、選擇、負責，於均等機會下，選擇合適住所，平等參與社會；該辦法第 69 條明確指出同儕支持服務屬於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之一。

綜上所述，可發現同儕支持之主要服務對象仍是身心障礙者，但服務係可以擴

及至身心障礙者家庭；且該服務並不局限於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友善服務、日常生活能力培養服務皆能由同儕支持員提供，由此可見我國同儕支持服務內容具有多元性。

（三）同儕支持員與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70 條針對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模式訂定規範，即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係採團隊服務，且該團隊是由同儕支持員、個人助理、服務督導、社會工作人員所組成。同時，該法條亦訂定了同儕支持員之配置比率，依照服務對象之需要，至多以一比十選用同儕支持員。

該辦法第 71 條則指出同儕支持服務之目的與功能：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由此可知，同儕支持服務在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憑藉同儕支持員過往在社區自立生活之經驗，能夠在服務使用者規劃個助使用時數時，給予提醒及建議。

二、同儕支持員培訓課程

（一）同儕支持員之職前訓練課程

獨立自主生活三年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完成同儕支持員職前訓練課程後，就具備同儕支持員資格，獲得派案後便可以開始服務。目前我國同儕支持員職前訓練課程分為五項，共計 18 小時，課程內容如表 1。課程主題可約略分為三類：身心障礙

福利與服務、自立生活服務與同儕支持服務。以時數分配來看，導論與概念性課程占 83%，案例討論占 17%。由課程時數比例之差距可以得知我國同儕支持員職前訓練係以了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以及同儕支持服務等概念性課程為主軸。

讓同儕支持員於正式服務前培養正確的概念性知識以及服務觀念固然重要，但僅熟悉身心障礙福利以及自立生活服務概念性知識並不足以克服障礙者在自立生活

中可能遭遇之問題。同儕支持服務屬於直接服務，服務過程中可能涉及使用者的個人隱私，存有專業倫理與責任之考量。障礙者的需求包羅萬象，單靠概念性知識很難全然符合障礙者自立生活之需求，故 18 小時的課程並不足以應付自立生活服務的多樣性需求。每年舉辦在職訓練確實有其必要，實務練習亦是不可忽略的課程內容。

表 1 我國同儕支持員職前培訓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目的	時數
導論：認識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 介紹自立生活運動、源起、概念及精神 2. 介紹自立生活於社區所需之服務	2
同儕支持員之角色、任務及工作倫理	1. 了解同儕支持員之角色、任務、工作倫理與守則 2. 了解實務工作可能面臨之問題與因應方式	2
身心障礙福利概念及相關法規與措施介紹	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概述 2. 身心障礙福利概念法規於自立生活之應用	3
身心障礙之認識及服務原則、自立生活計畫	1. 社區生活中之障礙環境及歧視 2. 認識不同身心障礙者之處境 3. 自立生活計畫撰寫原則 4. 如何將支持服務納入自立生活計畫 5. 協助身心障礙者取得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6. 陪伴身心障礙者檢視自立生活計畫 7. 培力身心障礙者，增進自我權益意識 8. 倡導技巧與行動	8
案例討論	1. 實例分享：不同障礙類別自立生活計畫擬定及資源確認與連結 2. 經驗分享：同儕支持員自身經驗分享 3. 同儕支持員諮詢案例示範與技巧分析	3
總計		1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8c），作者整理。

（二）同儕支持員之在職訓練課程

同儕支持員屬於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依照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第 18 條之規定，每年應接受至少 20 小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相關課程之在職訓練。該法條亦指出，辦訓機構應依從業需求規劃辦理，課程內容應包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法令及身心障礙者服務相關內容。

另外，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8 年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之規定，將課程內容分為四類，包括：專業課程、專業品質、專業倫理與專業法規，而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屬於專業課程。該注意事項亦提供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在職訓練課程時數之建議，成為各縣市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委辦單位規劃在職訓練課程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雖然我國目前規定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每年須接受至少 20 小時之在職訓練，也訂定相關在職訓練注意事項，希望藉此提高服務人員之專業素養及責信。然而在職訓練課程時數應如何分配，目前並無明確規定，雖使各縣市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委辦單位保有規劃課程之彈性，但對缺乏辦訓經驗之委辦單位而言，應如何分配、規

劃在職訓練課程與時數，反而成為另一項難題。

肆、臺灣同儕支持服務之現況與問題

依據黃伶蕙等人 (2018) 之研究，對我國 2015 年至 2017 年間同儕支持服務與個人助理服務進行比較可以得知：實際提供服務之個人助理之人數，在三年間持續上升，反觀實際提供服務之同儕支持員人數在三年間則是些微下降；同儕支持服務之使用情形不論於使用人數或人次上，雖有略微上升，上升幅度卻不如個人助理服務來得高；同儕支持服務使用時數更是遠遠落後個人助理時數 (參照表 2)。由此可見，我國障礙者的自立生活服務係以使用個人助理服務為大宗，同儕支持服務之使用仍十分有限。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個人助理雖是目前服務的主要區塊，但同儕支持服務在自立生活經驗分享、引領及倡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亦相當重要，應如何發展具操作性之同儕支持員服務模式實有其必要性。因此，我們將對現行服務所遇到的問題進行討論。

表 2 2015 年至 2017 年個人助理與同儕支持員使用情形

項目 /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個人助理	實際提供服務人數	250	303	336
	使用人數	286	351	456
	使用人次	21,527	25,916	31,366
	使用時數	62,586	81,588	97,205

同儕支持員	實際提供服務人數	111	109	107
	使用人數	231	271	327
	使用人次	913	1,069	1,265
	使用時數	1,760	2,208.5	2,399

資料來源：黃伶蕙等人（2018，頁 14）。

一、同儕支持服務時數之限制

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8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之規定，身心障礙同儕支持員服務費補助有兩種：團體領導費及個案諮詢鐘點費。同儕支持員擔任團體領導者可領取每小時 400 至 800 元之報酬，擔任協同帶領人則是每小時 200 至 400 元；提供個案諮詢服務則補助每小時最高 200 元之服務鐘點費。藉由擔任團體領導者或是提供諮詢服務，同儕支持員可以增加額外收入，成為鼓勵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員並投入服務之誘因。

然而根據「108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之規定，同一身心障礙者每年最高個案諮詢時數以 10 小時為限，經評估有需要較長時數諮詢者則不在此限。試問：每年最高 10 小時之個案諮詢時數是否真能滿足服務使用者之需求？且依照「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70 條之規定，同儕支持員配置比率，按服務對象之需要至多以一比十選用，每位同儕支持員每年至多也只能獲取兩萬元之報酬（註 1）即便 109 年度起，依照「109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推展社會福利計畫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之規定，個案諮詢鐘點費將提高至每小時最高 220 元，但對於諮詢時數最高 10 小時之限制

並無修改，於經濟層面上，實質幫助仍相當有限。

對於服務使用者而言，諮詢時數用罄卻仍有諮詢服務需求時，就需要自行負擔額外產生的諮詢費用，造成使用者經濟負擔；如果迫於無奈與現實考量，也只能選擇放棄使用諮詢服務。對於同儕支持員而言，則可能因報酬過低或需提供無償服務，導致提供諮詢服務的意願降低。對於諮詢服務時數之限制在無形中阻礙了同儕支持服務的發展。

二、交通問題與限制

我國 22 個縣市目前皆有提供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然而各縣市之行政幅員並不相同，服務輸送亦會面臨不同的問題。以屏東縣為例，因屏東縣市從屏北至屏南行政幅員寬廣，即便有符合自立生活條件的服務使用者，同儕支持員或個人助理也可能受限於地域限制、交通往返不便等因素，造成服務意願薄弱，服務就會因無法媒合服務人力，導致無法繼續輸送（潘佩君、陳芬琴、葉雅惠，2018）。各縣市幅員廣闊程度不相同，偏遠地區之服務使用者也可能面臨無法媒合在地同儕支持員之窘境，若提供交通費補助則可能成為同儕支持員至偏遠服務之誘因。

為了解目前我國六個直轄市同儕支持服務交通費補助資訊，作者經由電訪及面訪詢問各直轄市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委辦單位社工後，獲得資訊如下：目前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以及臺南市皆有提供交通費補助，僅臺中市與高雄市無提供交通費補助（參照表 3）（註 2）

表 3 我國直轄市同儕支持服務交通費補助情形

直轄市	交通費補助內容
臺北市	每次補助交通費 100 元。
新北市	每次 30 元，跨區服務依實際費用提供補助，每次最高補助 100 元，每人每月補助上限 1200 元。
桃園市	依公車票價補助，每段補助 18 元。
臺中市	目前無交通費補助。
臺南市	小於 5 公里，不補助；5-10 公里，補助 100 元；10-20 公里，補助 150 元。
高雄市	目前無交通費補助。

資料來源：直轄市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委辦單位社工，作者整理。

三、同儕支持員障礙類別多集中於肢體障礙者

截至 108 年 4 月底，我國依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人數達 117 萬 4,849 人，其中肢體障礙者占 31%，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占 13%，慢性精神病患者占 11%，聽覺機能障礙者占 10%，智能障礙者占 9%，視覺障礙者占 5%，由此可知我國障礙者之障礙類別多集中於肢體障礙。

我國目前研習合格之同儕支持員多集中於肢體障礙者，其它障礙類別之障礙者則較少參與研習，導致難以提供多元障別之同儕支持服務，也很難依據服務使用者之障礙類別媒合相同障別之同儕支持員（黃伶蕙等人，2018）。應如何鼓勵其他障

由此可見，受限於地方財政能力，各直轄市同儕支持服務的交通費補助方式差異性極大。對於交通費補助偏低或無提供交通費補助的同儕支持員而言，缺乏補助誘因也成為難以吸引同儕支持員投入服務或繼續留任的原因之一。

別之障礙者投入同儕支持服務中，以滿足服務使用者之多元需求也是未來同儕支持服務需努力的方向。

四、職前培訓課程多集中於個人助理養成

作者以「個人助理訓練」、「個人助理培訓」、「個人助理課程」、「同儕支持員訓練」、「同儕支持員培訓」以及「同儕支持員課程」為關鍵字，經由網路檢索我國 2016 至 2018 年間，六個直轄市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人員培訓課程後，發現我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人員培訓課程以個人助理培訓課程數量最多，三年內共辦理 25 場次，其中以臺北市辦理最多場次。在同

樣的這段時間，同儕支持員培訓全國共辦理 10 場次。相較之下，兩項服務人員職前培訓課程的辦理次數差距頗大。由此看來，我國自立生活服務的人員培訓似乎偏重於個人助理。雖然這兩項服務的本質不同，不過同儕支持員培訓課程數量偏少的情況，仍然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為什麼個人助理的職前培訓課程遠多於同儕支持員的課程？其中一個原因是兩者的母體不同。根據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第 10 條之規定，個人助理的資格只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一為具有教保員、訓練員、生活服務員、照顧服務員、家庭托顧服務員或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員資格；二為領有個人助理訓練結業證明書。另外，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個人助理班」之規定，該課程對參訓者之資格雖設有需國（初）中畢業之學歷規定，但相較之下，欲取得同儕支持員的資格則有較多規範，除了具有身心障礙證明外，尚須有獨立自主生活三年以上之經驗，並須領有同儕支持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上述兩項服務人力的母體數量不同，且同儕支持員須為障礙者才可勝任，故個人助理的人數及職前訓練場次高於同儕支持員是合理的結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符合資格規定的前提下，個人助理與同儕支持員兩種服務人力雖有相互補充的可能，但在實務上，同時具有兩種身分的服務人員並不常見。再者，當服務人員培訓偏重於個人助理，而同儕支持員培訓課程的數量偏少時，也可能間接影響同儕支持服務人力的供給。另外，根據研究者的了

解，在實務場域上也有發生委辦單位因沒有合適的同儕支持員人選或者沒有障礙者報名參訓而無法開辦課程的情形。因此，應該如何發掘同儕支持員人才或培力障礙者成為同儕支持員，就成為當前同儕支持服務制度發展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伍、結論

我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起源於 2008 年，最早由民間團體開始辦理，一直以來提供的服務內容偏重於個人助理服務。直至 2011 年，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被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後，政府與民間部門才開始正式提供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因臺灣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最早是由個人助理服務開始，故長年以來服務推動與規畫皆是以個人助理服務為主，相關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之培訓亦是以個人助理為主，較難看見同儕支持服務在自立生活中之角色與功能，缺乏同儕支持員人才也導致推動同儕支持服務之困難。我國同儕支持服務目前所面臨之問題為：服務時數之限制、交通問題、同儕支持員障別過度集中、以及服務人員職前培訓以個人助理為多。

從自立生活的意涵與發展歷史來看，自立生活不應該只由個人助理長期進駐，協助障礙者完成因肢體限制而無法完成的事，更重要的是要培養障礙者自我決定、自我選擇與自我負責的能力，能依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個人助理雖能擔任障礙者的手腳，代替障礙者完成想做卻做不到的事，然而「障礙者才是障礙的專家」，同儕支持員於自立生活扮演極為重要的角

色，且可以藉由分享自身的經驗發揮影響力，改變障礙者對於生活的想望，使障礙者對未來可以有不同的期待，進而開始實踐自立生活。因此，當前如何克服現有問題，並發展適合我國的多元同儕支持服務，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本文作者：賴品妤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

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學生；尤素芬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潘佩君為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自立生活、同儕支持服務、同儕支持員

註 釋

註 1：此處計算方法為：200 元 *10 小時 *10 位服務使用者 =20,000 元。

註 2：本資料蒐集時間為 2019 年 8 月 29 日。

參考文獻

王育瑜 (2012a)。障礙者生活的想像：照顧與社區生活理念及政策探討。聯合勸募論壇 1，1-24。

王育瑜 (2013 年 10 月 b)。社工專業與障礙專業的交會：障礙者自立生活推動對社工教育之意涵探討。未來在等待的社工：社工的明日・明日的社工，南投縣暨南大學。

周月清 (2008a)。2006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社區發展季刊，123，79-105。

周月清 (2017b)。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檢視我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社區發展季刊，158，187-207。

林君潔 (2012)。障礙者自立生活規劃。更好的改變，還是更多的限制？——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 概念與應用，2012，96-99。

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2019a)。台灣自立生活服務（運動）推展。(2019 年 8 月 29 日，取自：http://www.ciltp.artcom.tw/ap/cust_view.aspx?bid=35)

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2019b)。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緣起與發展。(2019 年 8 月 29 日，取自：http://www.ciltp.artcom.tw/ap/cust_view.aspx?bid=15&sn=9c93c71b-7112-4ff3-a152-0818109c4ba0)

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2010c)。日本自立生活基本理念與歷史 - 同儕心理支持 & 自立生活規劃。臺北市：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張恒豪、周倩如 (2014)。自立生活的理念與美國夏威夷自立生活中心的運作。社區發展季刊，148，179-193。

黃伶蕙、吳建昇、李育穎、羅子婷、劉雅文、謝若涵、徐蕙菁、古登儒 (2018)。自立生

- 活之執行現況與發展。社區發展季刊，164，6-21。
- 潘佩君、陳芬芩、葉雅惠 (2018)。屏東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計畫之實施模式與困境。社區發展季刊，164，85-91。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3a)。個人助理班。(2019 年 10 月 4 日，取自：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home.jsp?menudata=DisbMenu&contlink=ap/currstand_view.jsp&dataserno=201301140001&mserno=200805260009&serno=200805260009)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8b)。108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2019 年 8 月 16 日，取自：<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700&pid=7361>)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8c)。同儕支持員班。(2019 年 7 月 26 日，取自：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home.jsp?menudata=DisbMenu&contlink=ap/currstand_view.jsp&dataserno=201812270001&mserno=200805260009&serno=200805260010)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8d)。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2019 年 8 月 28 日，取自：<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060&pid=7379>)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9e)。109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推展社會福利計畫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2019 年 8 月 28 日，取自：<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20&pid=8556>)
- Duncan, K. M. B. (2003). The Road to Independent Living in the US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2019 年 8 月 7 日，取自：<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6/martinez200309.html>)
- Independent Living Resource Center San Francisco. (2001). Peer Counseling Training Manual. (2019 年 7 月 20 日，取自：<http://peer-counseling.org/index.php/independent-living-resource-center-san-francisco-peer-counseling-training-manual>)
- Kan, P. v. (1996). Peer counseling tool and trade a workdocument. (2019 年 7 月 25 日，取自：<http://www.peer-counseling.org/index.php/peer-counseling-tool-and-trade-a-workdocument-peter-van-kan>)
- Shapiro, J. P. (1994). No Pit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Forging a New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Times Books.
- Sisco, P. (1992). Peer counseling: an overview. (2019 年 7 月 26 日，取自：<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toolsforpower/tools22.html>)
- Wang, Y.-Y. (2013, April). Being together, becoming strong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CIL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Pacific Ri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ability & Diversity, Honolulu, HI: Hawai'i Convention Center.